

唐研究

第十五卷 『長安學』研究專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 研 究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十五卷

Volume XV

“長安學”研究專號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九·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9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唐研究. 第 15 卷/榮新江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7-301-16382-5

I. 唐… II. 榮… III. 中國—古代史—研究—唐代—文集 IV. K24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218174 號

書名：唐研究 第十五卷

著作責任者：榮新江 主編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6382-5/K · 0514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pkuwsz@yahoo.com.cn

電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編輯部 62752025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43 印張 66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78.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fd@pup.pku.edu.cn

主 編：榮新江
編 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尚君 高明士 葛承雍 葛曉音
葛兆光 黃 征 劉健明 羅 新
妹尾達彥 寧 欣 齊東方 榮新江
太史文 王小甫 閻守誠 張國剛
助理編輯：雷 聞

※ ※ ※

Chief Editor: Rong Xinjiang

Editors:

Chen Shangjun Ge Chengyong Ge Xiaoyin
Ge Zhaoguang Huang Zheng Kao Mingshih
Lau Kin-ming Luo Xin Ning Xin Qi Dongfang
Rong Xinjiang Seo Tatsuhiko Stephen Teiser
Wang Xiaofu Yan Shoucheng Zhang Guogang

Assistant Editor: Lei Wen

目 錄

“長安學”研究專號

卷首語	榮新江 (1)
論文	
隋唐長安的寺觀與環境	榮新江 (3)
城門與都市	
——以唐長安通化門為主	王 靜 (23)
唐代長安的旅舍	韓 香 (51)
文本的闡釋與城市的舞臺	
——唐宋筆記小說中的城市商業與商人	寧 欣 (75)
論唐長安城的營修與城市居民的稅賦	牛來穎 (91)
唐代都市小說敍事的時間與空間	
——以街鼓制度為中心	楊爲剛 (111)
想象中的真實	
——隋唐長安的冥界信仰與城市空間	孫英剛 (139)
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	
——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	陳弱水 (171)
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	雷 聞 (199)
從宮廷到坊里	
——玄肅代三朝政治權力嬗變分析	李丹婕 (227)

中唐文人官員的“長安印象”及其塑造

- 以元白劉柳為中心 林曉潔 (267)
張彥遠筆下的長安畫家與畫跡 畢斐 (361)

長安：禮儀之都

- 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為素材 妹尾達彥 (385)
禮展奉先之敬

- 唐代長安的私家廟祀 游自勇 (435)
貝葉與寫經

- 唐代長安的寺院圖書館 王翔 (483)
唐初密教佛經的翻譯與貴族供養 季愛民 (531)
記智首、玄琬與唐初長安的守戒運動

- 兼論唐太宗崇重律僧與四分律宗之崛起 朱立峰 (551)

《兩京新記》新見佚文輯考

- 兼論《兩京新記》復原的可能性 唐雯 (577)
隋唐長安史地叢考二則 趙大瑩 (599)

其他論文

- 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 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
..... Roger E. Covey (605)

書評

- 高橋繼男編《中國石刻關係圖書目錄（1949—2007）》 仇鹿鳴 (633)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張總 (639)
陶敏《全唐詩人名彙考》 黃清發 (645)
齋藤茂《孟郊研究》 陳尚君 朱剛 (652)
楊曉山《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 李芳瑤 (656)

目 錄

新書目	(665)
第十五卷作者研究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672)
《唐研究》簡介及稿約	(674)
投稿須知	(676)

Contents

Special Issue on “Chang'an Studies”

Preface	Rong Xinjiang (1)
---------------	-------------------

Articles

The Buddhist & Daoist Monasteries and Environment in Sui-Tang Chang'an	Rong Xinjiang (3)
City Gates and the City: Focusing on Tonghua Gate of Chang'an City	Wang Jing (23)
The Hostels of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Han Xiang (51)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Urban Stage: A Study on Urban Commerce and Merchants in the Novels of the Tang-Song China	Ning Xin (75)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ng'an and Its Citizen's Tax Burden in Tang Dynasty	Niu Laiying (91)
Time and Space in the Metropolitan Narratives of the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Street Drum System	Yang Weigang (111)
The Truth in the Imagination: The Hell Represented in Urban Space of Sui-Tang Chang'an	Sun Yinggang (139)
The Eunuch Community in Tang Chang'a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Its Relations with Military Men	Jo-shui Chen (171)
Taiqing Gua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i>Phonological Glossary of Daoist Canon</i> in Tang Dynasty	Lei Wen (199)
From Palaces to Wards in Chang'an City: Re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Tang Dynasty in 712-779 AD	Li Danjie (227)

Contents

Chang'an Impression and its Shaping of the Literati-officials in Mid-Tang Period	Lin Xiaojie (267)
Arts in Chang'an as Viewed by Zhang Yanyuan	Bi Fei (361)
Chang'an, the Capital of the Ritual: Ennin's Diary as the Sources	Seo Tatsuhiko (385)
Offerings Display of Esteem to Ancestors: Ceremony in the Family Ancestral Temple of Chang'an during Tang Dynasty	You Ziyong (435)
Palm Leaves and Copied Scriptures: The Buddhist Libraries in Tang Chang'an	Wang Xiang (483)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Esoteric Sutra and the Noble Patronag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Ji Aimin (531)
Zhishou, Xuanwan and the Buddhist Observance Movement in Chang'an during Early Tang Dynasty	Zhu Lifeng (551)
Newly-found Texts of <i>Liangjing Xinji</i> and the Fea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k	Tang Wen (577)
Two Notes on Sui-Tang Chang'an	Zhao Daying (599)
Other Articles	
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 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	Roger E. Covey (605)
Reviews	(633)
New Publications	(665)
Contributors	(672)
Introduction to the <i>Journal of Tang Studies</i>	(674)
Note from the Editor	(676)

卷 首 語

榮新江

大概在 2001 年的上半年，我藉助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給研究生上“隋唐史研究”課程的機會，開始了“兩京新記讀書班”的歷程，每周一次，我和一些碩士、博士生及年輕教師一起，坐在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會議室裏，按照《兩京新記》的順序，一個坊一個坊地讀長安的史料，有問題就討論，沒有問題就翻過。我根據學生的興趣，選取一些題目分給大家，有的寫出劄記，有的寫出論文。開始時成果不多，2003 年 12 月，我主編的《唐研究》第 9 卷作爲“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研究專輯出版，其中發表了這個讀書班成員的一些論文和劄記。我在這個專輯的前面，寫了《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闡發了我對隋唐長安研究的一些想法，特別強調了四個方面的研究有待推進：1. 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繫；2. 從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3. 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4. 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我希望用新的視角，來審視長安，推動“長安學”的研究；以長安爲平臺，來討論隋唐史的各個方面，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

在許多年輕人的參與下，“兩京新記讀書班”後來斷斷續續地堅持下來，我們也叫它“隋唐長安讀書班”。在北大歷史系的課程表中，是以“隋唐長安研究”的名字出現的。這個讀書班的成員以及曾經參加過這個讀書班而後來出國深造、任職任教的一些人，有的就投身到“長安學”的研究，陸續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次我們把歷年來讀書班成員的一些心得，彙集在這本新的長安研究專號上，爲了弘揚“長安學”的研究，我們就稱作“長安學研究

專號”。給這個專號貢獻文章和書評的作者，像雷闇、王靜、孫英剛，都是最早的“兩京新記讀書班”的成員，更多的則是以後在北大學習而參加“隋唐長安讀書班”的成員，有韓香、季愛民、朱立峰、李丹婕、游自勇、趙大瑩、林曉潔、李芳瑤。寧欣老師也曾帶著她的學生，每周從北師大趕來參加我們的讀書班，這次她本人也提供了大作。而當我打算再編一本隋唐長安研究專輯時，又得到陳弱水、妹尾達彥兩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另外，牛來穎、畢斐、楊爲剛、王翔也都奉獻出自己的大作。他們都給這個專號增添了絢爛的光彩。

與宏大的長安城相比，我們今天對於長安的研究還很不夠，希望這本專輯為“長安學”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

隋唐長安的寺觀與環境^{*}

榮新江

一、導　　言

環境史是一門“新史學”，它是20世紀後半人們面對日益受到關注的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問題而產生的一門新的學問。這些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包括森林與礦物燃料在內的自然資源的損耗，因核武器試驗和核動力設施事故而傳播的輻射的危險，世界範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趁機而入的外來物種對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系統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欣賞自然美與享用娛樂等宜人場所的喪失，以及包括旨在影響敵手的資源與環境的武器和手段在內的武裝衝突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等。”^[1]這些固然大多數是現代社會的問題，但隨著環境史研究的迅猛發展，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也都進入環境史研究視野，並且已經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

按照環境史研究者的說法，與“舊史學”主要關注帝王將相或無產階級的政治運作、國家機器、戰爭等等不同，環境史關注自然，認為自然在歷史上不是無能為力的，自然甚至是一切力量的源泉^[2]。“舊史學”在研究人類社會的內部關係時，只是把自然環境看作是一種背景，而環境史則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相互關聯的重要性；“舊史學”比較強調人類文化和技術的進步，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隋唐長安社會文化的研究”（09BZS009）成果之一。

[1] [美] J. 唐納德·休斯《什麼是環境史》，梅雪琴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2頁。

[2] 同上書，13頁。

使得人們可以對其他生命和自然環境加以控制，期待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可以讓人更大限度地戰勝自然，而環境史則認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發展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人類需要依據自然法則，甚至要隸屬於生態的原則。“舊史學”認為農業文明的單一種植可以取代自然的多樣性，而環境史則認可生態學所強調的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把大地與大地上的人類、非人類都看作是在時空中變換的多姿多彩的圖景^[3]。

中國古代的環境問題，學術界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4]。就我們所關心的唐代長安及其周邊的環境問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5]、《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6]、《隋唐時期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係》^[7]中，對黃土高原的自然環境和人類的開發利用做了宏觀的論述。他在《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一文中，描述了漢唐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的川、原、苑囿、植物等所表現的優越的生態環境，以及人們對這種生態的利用，包括農作物的種植，水渠的修造與灌溉的維持，最後說明漢唐如何利用這一優越的生態環境來建造長安城^[8]。他主編的《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9]和《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10]，集中發表了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和日本築波大學、學習院大學合作研究項目“中國黃土地帶的都城與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李健超《漢唐長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與黃土地帶國都的生態環境嬗變》、朱士光《漢唐長安城興衰對黃土高原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妹尾達彥《唐代長安城與關中平

[3] 這裏依據梅雪琴的《譯者序》加以概括，《什麼是環境史》，7—8頁。

[4] 比較集中的研究成果，見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致：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al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三聯書店，2007年。

[5]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6] 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7] 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0年，1—22頁；又《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63—87頁。

[8]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1期，1—18、247頁。森部豐譯《漢・唐時代の長安城と生態環境》，《アジア遊學》20，勉誠出版，2000年，27—55頁。

[9] 《中日歷史地理合作研究論文集》第1輯，陝西師範大學，1998年。

[10] 《中日歷史地理合作研究論文集》第2輯，陝西師範大學，1999年。

原的生態環境變遷》、曹爾琴《唐長安與黃土原的利用》、耿占軍《唐代長安城園林的分佈及其功效》^[11]、史念海《唐長安城的池沼與林園》、王守春《漢唐長安城的水文環境》、李健超《上林苑生態環境的變化及其對西安經濟文化發展的不良影響》^[12]。此外，妹尾達彥教授還發表過一些相關的研究論文，如《黃土地帶的國都生態環境史》^[13]、《唐長安城的官人的居住環境》^[14]。他為這個項目所寫的總結性論文《環境的歷史學》，從宏觀的立場，討論了環境問題與環境史，歐美、中國、日本的環境史研究狀況，對於黃土高原環境史的不同看法，關中平原的水渠、灌溉與漢唐長安城的關係等問題^[15]。近年來，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利用地利之便，大力推進漢唐長安的環境研究^[16]。日本中央大學妹尾達彥教授也組織多次考察和學術會議，發動更國際化的“東亞都市和環境”的研究課題^[17]。

筆者對環境史知之甚微，更不是歷史地理的專業人員，只是近年來與一些年輕教師、研究生一起，從社會史、宗教史、文化史等方面來討論長安的問題，也從都市史、性別史、醫療史等“新史學”的視角來看長安，在參加妹尾達彥教授組織的學術會議和考察過程中，注意到長安的環境問題，因不揣淺陋，就筆者關心的長安佛寺道觀的問題，從環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18]，換句

[11] 以上文章分載《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88—97、114—127、202—222、223—241、265—275頁。

[12] 以上諸文分載《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3—41、235—252、284—302頁。

[13] 妹尾達彥《黃土地帶の國都と生態環境史》，《自然・人間・文化——場としての歴史學・人類學》，築波大學，1997年，55—62頁。

[14]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における官人の居住環境》，《歴史人類》27，築波大學，1999年，1—37頁。

[15] 《アジア遊學》20，4—26頁。

[16] 參看《唐都學刊》第23卷第2期（2007年3月）所刊《漢唐時期西安地區環境變遷研究》的一組筆談。

[17] 參看妹尾達彥編《都市と環境の歴史學》第2集、第4集，中央大學文學部，2009年3月。

[18] 一些學者已經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唐代長安寺院中的園林與自然景物，參看朱玉麒《唐代長安建築園林及其文學表現》，星漢主編《傳薪集》（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研究集刊之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117—143頁；李芳民《紅葉寺遊詩興多——唐長安的佛教寺院與詩人的詩歌創作》，作者《唐五代佛寺輯考》附錄，商務印書館，2006年，358—368頁。筆者最近見到本文完稿後發表的魏嚴堅《唐代長安的寺院園林》，對長安寺院中的自然地景與人工造景有詳細的敘述，文載宋德熹主編《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史料典籍研讀會成果論文集》，（轉下頁）

話說，就是想從環境的角度看長安的人文景觀，從人文的角度看長安某些局部的環境。

二、寺觀的建造與環境

唐代長安佛寺的建造需要追溯到隋代的大興城，《兩京新記》卷二記：“隋大業初有寺一百二十，謂之道場；有道觀十，謂之玄壇。”^[19]王亞榮先生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輯得有具體坊里所在的寺院計 116 座（包含大業元年所建大禪定寺），其中尼寺 25 座^[20]，目前所見名稱的道觀計 10 座，其中道士觀 8 座，女冠觀 2 座。大興城寺觀的建造主要在開皇十年之前，從佛寺來看，計有 52 座，佔寺院總數的 84%；開皇十年（590）之後計 10 座，佔 16%。道觀則全都是開皇十年之前建造的^[21]。大興城中最大規模的寺院，如大興善寺、莊嚴寺、總持寺，都是佔一坊之地，為國家或皇帝所建。其他一般較有規模的寺院，大多數是貴族捨宅而立。這些寺院星散分佈在全城 60 個坊中，稍顯集中的地方是西市周圍，而街西寺院多於街東^[22]。

大業五年（609），隋煬帝曾經“融並寺院”。到大業七年，又廢除了一批寺院，現在可以見到名稱的大概有二十多座。所以，隋朝給唐朝長安留下的佛寺大概不到百所，道觀十所。據龔國強先生的收集整理，可以見到名稱的唐初

（接上頁）稻鄉出版社，2009 年 7 月，254—265 頁，讀者可以參看。

[19]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2006 年，13 頁。杜光庭《歷代崇道記》說：“隋高祖文皇帝遷都於龍首原，號大興城，乃與都下畿內造道觀三十六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千人。”《道藏》第 11 冊，1 頁。可能是誇張之詞。

[20] 《隋大興城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1 期，46—56 頁，收入王亞榮《長安佛教史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93—114 頁。相關的研究，還可參見景亞鵬、劉蓮芳《隋大興城佛寺輯略》，《碑林集刊》第 9 輯，2003 年，117—128 頁；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 年，48—65 頁。

[21] 這是我的博士生季愛民統計的，謹此致謝。

[22] 關於隋大興城佛寺佈局，參看辛德勇《長安城寺院的分佈與隋唐時期的佛教》，《文史知識》1992 年第 6 期，95—99 頁；又《〈冥報記〉報應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華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29—41 頁；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61—65 頁。

長安城從隋代延續下來的佛寺有 75 所，其中朱雀大街西有 53 所，街東有 22 所。從唐朝建立（618）到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 137 年間，唐朝新建寺院 52 所，其中唐高祖時期建寺約 12 所，太宗時 9 所，高宗時 20 多所，武后時因主要居住在洛陽，所以長安建寺不多。與隋代保留下來的合計，共 127 所。以下未作統計，充其量也只有 11 所了，而且睿宗、玄宗都是比較傾向於道教的。從肅宗至德元載（756）到武宗會昌五年（845）滅法的 90 年間，長安共有 10 所新建寺院。這些寺院分佈在 60 個坊里中，其中街西 31 所，街東 29 所，大體均衡^[23]。唐朝沒有再建佔一坊之地的寺院，新建的佔 1/2 坊的大慈恩寺、大薦福寺、大安國寺，前者是高宗為太子時為母親文德太后建造的，後兩者分別是以中宗、睿宗的本宅建立的。佔 1/4 坊的寺院有西明寺和青龍寺，其他還有一些佔一坊的 1/16 的^[24]。

中國古代的建築基本上是土木結構，因此，佛寺的建造必然是對周邊資源的掠奪^[25]，這是可以肯定的，任何土木工程都有同樣問題。睿宗即位後，兩個女兒金仙、玉真公主入道，睿宗用國家財力為之造觀。《舊唐書》卷一七八《李蔚傳》載：“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壠，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26]《新唐書》卷一一八《韋湊傳》也說到，景雲初，作金仙等觀，“萬物生育，草木昆蟲傷伐甚多”^[27]。可見，當時人雖然更關心的是春天造寺會妨礙農時，但也認識到燒瓦運木，對於草木昆蟲傷害很多。但睿宗仍堅持造成極其壯麗的兩所道觀。觀成，“門樓綺榭，聳對通衢，西土夷夏，自遠而至者，入城遙望，窅若天中”^[28]。

然而，上面詳細羅列前人對於隋唐長安城佛寺道觀建造年代的考證結果，

[23] 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66—93 頁。

[24] 宿白《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文物》2009 年第 1 期，27—40 頁。

[25] 參見劉炳濤《唐代長安地區的寺觀與其對環境的影響》，《唐都學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7 年，6—7 頁。

[26] 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 年，4626 頁。

[27]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 年，4266 頁。

[28] 《兩京新記》卷三，《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30 頁。

是想說明，這些佛寺道觀除了開皇初年的一段時間外，並不是集中修造的，即便是開皇初，其中也有不少寺院是北周滅法時賞賜給大臣的寺院宅院，或者是貴族官僚的宅第，這些寺院或宅第的建築物，有些是從北周長安城拆過來重裝的，按照開皇初年隋朝的國力來看，是不可能大興土木來建造寺院的。以後隋及唐前期陸續建造的寺院，也有很多是親王、公主或貴族官僚捨宅而建，原本的建築並沒有必要拆除，如光宅坊光宅寺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29]，平康坊萬安觀內有公主影堂^[30]，永樂坊永壽寺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31]。因此建設的規模有一定的限度。長安城寺觀並不是一時興建的，對周邊樹木的開採是陸續的，所以不能說是集中的破壞自然。唐朝法令對於伐木的時間是有明文規定的。《天聖令》復原的《唐令》云：“（復原2）諸四時之禁，每歲十月以後，盡於二月，不得起治作。冬至以後，盡九月，不得興土工。春夏不伐木。若臨事要行，理不可廢者，以從別式。”^[32]雖然有破例的時候，如上述睿宗為女兒造觀，但大多數寺觀興造時，是要遵從唐朝的法令行事的。

自然界的植物也有生長週期，有些植物不用就廢了，所以也需要合理的利用。今天對於樹木的亂砍亂伐的情況，往往會使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是建造房屋，必然砍伐樹木，破壞自然環境，其實對於樹木來說，要合理地利用，而不是亂砍亂伐。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唐朝時期長安周邊的森林並沒有受到很大的破壞，秦嶺林區的破壞，是18世紀以後的事情^[33]。

三、寺觀的建築佈局

——園林式寺觀

還應當注意的是，隋唐長安的寺院在內部建築佈局上，恐怕與後來明清時

[29]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257頁。

[30]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岡村繁譯注《歷代名畫記譯注》，《岡村繁全集》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72頁。

[31] 《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261頁。按《寺塔記》永壽寺在永安坊，辛德勇《二永壽寺辯訛》考證永壽寺在永樂坊，見所撰《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66—67頁。

[32] 牛來穎《天聖營繕令復原唐令研究》，天一閣博物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整理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中華書局，2006年，660頁。

[33] 妹尾達彥《唐代長安城與關中平原的生態環境變遷》，《漢唐長安與黃土高原》，210頁。